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乙种)

大众文艺

第一期

(影印本)

上海文艺出版社

大眾文藝

1

九月二十日

1928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43.4081
339
2

大眾文藝

2

十月二十日

1928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大眾文藝

3

十一月二十日

1928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大眾文藝

4

十二月二十日

1928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大眾文藝

5

一月二十日

1929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大眾文藝

6

二月二十日

1929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大衆文藝第一期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郁達夫 夏萊蒂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四角。

大眾文藝第二期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郁達夫 夏萊蒂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四角。

大眾文藝第三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廿日出版

編輯者

郁達夫 夏萊蒂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四角。

大眾文藝第四期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郁達夫 夏萊蒂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四角。

大眾文藝第五期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郁達夫 夏萊蒂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四角。

大眾文藝第六期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者

郁達夫 夏萊蒂

發行者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定價

每期二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期二元五角，半年六期一元三角，國內及日本郵費在內，國外全年另加八角，半年四角。

編輯餘談

這一個年頭，真是不毛之年，大家都因為被罵得怕了，所以屁也不敢放一個，結果弄得這一期，大半都是翻譯，創作只有寥寥的幾篇。貧苦的我們，又加以多病，萊蒂病了，我也同病了一樣。Musset 的 *La confession d'un Enfant du Siècle* 大約三四期後可以譯完，萬一譯者還健在，那總想把牠繼續登載下去，在這樣的一個小月刊裏，勉強可以對讀者告一聲無罪的，就是這一篇大著的翻譯，請讀者諸君能夠賜以一點好意的指教。

別的話不願說了，說了也是無益，就此與諸君暫別，等下一期再見。

還有許多與我們表示好意的讀者，賜信來指教，並且和我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來討論，無奈夏先生病重，我也同死了一樣，不能在這一期裏登出奉答，應請賜教諸君原諒，等下一期再說。

達夫記

一九二八年十月

編輯餘談

編輯之餘，實在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了。因為實際上的一切編輯事務，都是由夏萊蒂先生帮忙的，我不能把當編輯的時候的苦心談寫出來，至於自捧自吹，互相標榜的話，說出來也有些肉麻，所以還是全部刪去了的好。這一期我們覺得不滿的地方，就是因為創作太少了一點。既而自慰自的思想，以為粗製濫造，硬的寫些不相干的肉麻的東西出來，還不如販賣販賣外國貨來得誠實一點，大約讀者諸君對此總也能予以原諒的罷？

來稿積壓得很多，但一一的細讀之後，覺得都還趕不上我們譯載在前面的幾篇外國東西，所以對投稿者諸君是很抱歉的，但也不得已，只能等下期稿子缺乏的時候，再逐次的為諸君發表了，

達夫記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編輯餘談

“大衆文藝”也沒有多大的野心，不過想供給一般讀者以一點近似文藝的東西而已。每期的編輯，雖說由我來擔任，但實際上的集稿子，排次序，以及其他的一切工作，都係由夏萊蒂先生負責的。不過譯稿有譯者在那裏擔當責任，創作有作者自己在那裏說話，所以根本的說起來，編者的責任，原不是十分重大的。可是稿子的去取，先後的排列，以及一切譯稿的校對之類，編輯者也不能倭卸他的肩仔。所以本月刊的內容，若有不到之處，責任應該由我來負，若有一點可取的地方，那就是夏先生的功勞。

最後，本期的封面，係日本畫家宇留川潘氏之筆，他是日本最新一派的畫家，這一回特肯爲我們畫這一張封面，我們在此地應該向他道謝。此外還有許多寄稿的先生們，如魯迅先生，葉鼎洛先生等，我們也想在此地表示一表示誠懇的謝意。還有鄭吻冰先生，從日本寄來了一張封面畫，因爲到得太遲了，擬於下期再用，先在此地對他表示我們的謝意。

達夫誌

一九二八年九月

編輯餘談

自己因為不會應時豹變去出出風頭，或者去拍拍吹吹，所以到了革命大成功的現在，也還弄不到一點職業，做不到“委員”或“時代不落伍者”等有光彩的要人。更因生性直笨，爭不到外國帝國主義者賜與我們的庚子賠款，吃不到先輩的版稅或已為我們造好在那兒的地盤，又因還保持着一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道德與良心，所以也當不著野鷄大學的教授，吞不著可憐的窮學生們的五塊五塊的股款及十塊十塊的學費。到了萬不得已只剩了餓死與乾死的一途的末路，纔去替書局編編雜誌，出賣出賣些萎靡墮落反動而且又極端的個人主義的為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所支配的文章。這些雜誌文章之類，似乎也有了一點銷路，所以又無端挑起了許多文學青年的暴怒。這些文學青年之所以要這樣怒吼的原因，似乎有下列的各種：